

朋友与岁月

●[苏] 列·佐林著

●苏联当代戏剧

列昂尼德·佐林

朋 友 与 岁 月

三部编年史剧

纪念我的父亲

人 物 表

弗拉季米尔·普拉托夫

尤里·杰尔查文

格里戈里·科斯坦涅茨基

阿尔卡季·格里戈里耶维奇 } 科斯坦涅茨基的双亲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柳德米拉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佩切尔斯基——她的父亲
塔季扬娜

娜杰日达——她的妹妹

瓦季姆·利亚林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斯塔夫尼切夫

谢苗·纳扎罗维奇·库坎诺夫

穿插人物(按上场次序)

女邻居

伊戈尔

巴里顿 } 科斯坦涅茨基的客人
姑 娘

准 尉

士 兵

小卖部服务员

洛鲍达——司机

列车员

瓦莉娅

谢尔盖

舒 拉

大胡子

尖鼻子女人

大 汉

穿蓝袜的男人

小伏洛佳

莉 达

} 乘客

第一部

1. 古希腊人德摩斯梯尼^①

〔一九三四年七月里的一天。南方都市的海滨公园。一条林荫路浓荫如盖，人们习惯把它称为“大学生路”。路边有一张长条椅。塔季扬娜坐在那里，望着深绿色的海水。弗拉季米尔·普拉托夫站在一旁。他们是同龄人——二十二——二十三岁上下。饭后落日时分。从岸边传来音乐声。〕

普拉托夫（擦前额）我们是一辈子都在受锻炼，我敢打赌——今天在阴凉地方得有三十度。

塔季扬娜 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夏天。

普拉托夫 傍晚时凉快些。要是坦率地说，我们是喜欢热的。我们多少有点娇气：“啊，烤死了，啊，没法忍受了……”可是，要是把我们迁到寒冷的或者是雨雪交加的泥泞地方去试试……

塔季扬娜 你不就是想到那种地方去建设城市吗？

普拉托夫 总有一天会如愿的，为什么不看到这一点呢？

塔季扬娜 你知道，音乐是从哪儿传来的吗？

普拉托夫 从“德摩斯梯尼”号轮船上传来的。

塔季扬娜 老远的，可是听得见。照例的航班，开到岛上又返回来。

普拉托夫 我乘过。船上供应啤酒——冰镇的。

塔季扬娜 一卢布一张船票——就能足足享受五十分钟的快活。

普拉托夫 我和我的少先队员们乘过。

塔季扬娜 只不过请别叨叨了，你的少先队员让人听腻了。

普拉托夫 谁说的？

塔季扬娜 都这么说。格里沙也说，尤拉也说……

普拉托夫 （耸耸肩）愚昧无知的人们。我的少先队员们——那是金子，是最活泼的孩子。

塔季扬娜 未来的优秀生。

普拉托夫 而且，他们很有教养。对人恭恭敬敬，假如我在他们中间随便说出我想去建设城市的愿望，他们谁也不会笑话。他们是有头脑的人，而不是你的尤拉和格里沙那样的人……

塔季扬娜 也不是我这样的人？顺便问一句，他们在哪儿？尤拉和格里沙？

普拉托夫 他们能上哪儿，这就来。

塔季扬娜 大概是给柳达介绍名胜古迹去了，是我求他们去的。

① 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和民主派政治家。

普拉托夫 你从哪儿把她给挖掘出来的？

塔季扬娜 从海滨浴场。他父亲出差，随身带着她，她在这里完全是孤身一人。

普拉托夫 你知道，这也是装腔作势：革命都十七年了——还拖儿带女的。他可以在一个随便什么岗位上工作，但这可不是个事儿。

塔季扬娜 她没有母亲。

普拉托夫 （没有把握地）反正……

塔季扬娜 伏洛季卡！

普拉托夫 嗯？

塔季扬娜 你是个可笑的人。

普拉托夫 听说过了。

塔季扬娜 不知怎么，同学们，我为你们大家感到悲哀。

普拉托夫 又是怪事，你真是个怪人……

塔季扬娜 大家一向形影不离，从来都是在一起，在一起，可是这一下可好——一九三四年的七月，都要各奔前程去了。

普拉托夫 纯粹是女性的不健康的感伤情绪，说给小伙子们听——一定哄堂大笑……

塔季扬娜 不过是因为我比你们大。

普拉托夫 从什么时候起，你比我们大了？

塔季扬娜 人家说，女的永远比男的大。

〔静场。〕

普拉托夫 （哼歌）

塔尼娅，塔纽莎，我的塔季扬娜，
那个炎热的夏天你还
记得吗？

（突然中断。轻声地叫）塔尼娅，塔纽莎……

塔季扬娜 你干什么？

普拉托夫 这会儿我能干什么……

塔季扬娜 你能干什么呢？

普拉托夫 噢，我能干什么……

塔季扬娜 你什么也干不了。

普拉托夫 不，我就干得了。（缓了缓）真的，只要我豁出去
就干得了。（吻她）

塔季扬娜 这是什么意思？

普拉托夫 （胆怯了）随着“冲啊”一声喊，他就迎着子弹扑
了上去。

塔季扬娜 你干吗吻我？

普拉托夫 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吻了。

塔季扬娜 不行，你怎么敢？

普拉托夫 说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请你原谅……

塔季扬娜 你简直是不要脸。

普拉托夫 现在连我自己都意识到——不光采。塔尼娅……

喂，塔涅奇卡……只不过你别发怒，你别生气，啊？

塔季扬娜 看在上帝面上，你别说啦。

普拉托夫 （沉湎在忏悔中）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了，象个

穴居的蛮子似的。假如你能原谅我——你就是个圣徒。

塔季扬娜 好吧，算了……

普拉托夫 真的，我们的人丢哪儿去啦？简直是奇怪。

塔季扬娜 你喜欢柳达吗？

普拉托夫 她还是个毛丫头。

塔季扬娜 她都上二十了，什么毛丫头……

普拉托夫 她很会炫耀自己。一般说，长得很漂亮——是这样。

塔季扬娜 你为什么不去向她献献殷勤……

普拉托夫 我向谁献殷勤，那就用不着你来教我了。

塔季扬娜 你有什么根据说她很会炫耀自己？

普拉托夫 一出口——就“在我们莫斯科”，“我们——莫斯科人”。还有，当然是“我的爸爸”，说着说着就让人注意到，他是多么的不一般。

塔季扬娜 轻点……她来了。

〔在尤里·杰尔查文和格里戈里的陪同下，柳德米拉上场。〕

柳德米拉 这就是约定的地方？尤拉说，在这里总能找到你们的人。

塔季扬娜 这是我们的椅子。

柳德米拉 爸爸已经在等我了，可是我想见到你，塔纽莎。

塔季扬娜 谢谢。参观得怎么样——顺利吗？

柳德米拉 噢，非常顺利。我多么喜欢塔楼，又多么喜欢这古老的城市。这么多安静的街道。在我们莫斯科，您

瞧，吵得我们简直都不习惯安静了。

普拉托夫 很不应当。安静可以使人更好地思考。

柳德米拉（没有发现讽刺）哪儿顾得上啊！大家都是急急匆匆，忙忙碌碌……整个城市都是挖得乱七八糟的地铁……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栅栏。不过地铁能帮助解决交通问题，要知道，莫斯科有许许多多的人——简直是一个国家。电车可不好乘——挤极了。

普拉托夫 您大概是坐小汽车的吧。

柳德米拉 您说什么呀？！这是爸爸不许可的。

普拉托夫 他不是到处都跟着您走吗，是您自己说的。

柳德米拉 所以跟着我，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他不放心。

杰尔查文 假如是一个平庸之辈，现在准会说：“……上帝啊，多麻烦的事啊……”^①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柳达，靠那些腻味的引经据典您就吃不了亏。塔季扬娜记不住诗歌，伏洛佳不喜欢诗歌，而格里沙整天开不了几次口，除非在他才思焕发的时候。

科斯坦涅茨基 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们，都在我的邀请之列。

杰尔查文 好，医生！我说什么来着？！

普拉托夫 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不喜欢诗歌，真有意思。

塔季扬娜 格里沙老了，我们的格里沙满二十三岁了。

普拉托夫 告诉你，我很喜欢诗歌。

① 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一剧中的台词：“上帝啊，当一个成年女儿的父亲是多麻烦的事啊……”

杰尔查文 我认为，你的诗——是钢铁加水泥……柳达，您会去我们格里沙家吗？

柳德米拉 那当然，太高兴了，要不是你们大家，我都要憋死了。

普拉托夫 这里可不是您那莫斯科。

柳德米拉 您这人可真凶。塔纽莎，我要走了，去共产主义大街怎么走更好？

杰尔查文 这里虽不是莫斯科，不过，姑娘，也还是要送的。两个年轻勇敢的人会把您带到爸爸眼前。您的一边有神采奕奕的格里沙，另一边有以弗拉季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为代表的杰出的技术尖子。而在经济改造时期，技术，如所周知，是决定一切的。

普拉托夫 （阴沉地）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家啊。妙。

杰尔查文 主要是，大家都满意。

科斯坦涅茨基 不幸的司法界，又一个饶舌者将要补充到你的队伍中去了。

塔季扬娜 明天见，柳达。明天我们去接你。

柳德米拉 一定。（随普拉托夫和科斯坦涅茨基下）

杰尔查文 难道我不机智，不灵敏吗？

塔季扬娜 天黑得真快。

杰尔查文 七月份了，早过了夏至了。

塔季扬娜 你们玩得还好吗？

杰尔查文 是个有意思的姑娘。

塔季扬娜 我跟伏洛佳说，我开始感到悲哀，我总觉得我们

就要分别了，可是他不理解。

杰尔查文 伏洛季卡是个圣人。不过，他象他的愿望一样简单，譬如，他向往建设城市，仅此而已，别无其它。他理解不了你。

塔季扬娜 他今天吻了我。

杰尔查文 不会。是真的吗？这头畜生，看来，他可不那么简单。

塔季扬娜 后来他道了歉。

杰尔查文 你长得漂亮……连一分钟都不能把你撂下。

塔季扬娜 那就别撂下。

杰尔查文 可是，也可能，把你撂下的时间不得不更长点。

塔季扬娜 （沉默了一下）我们这一伙在崩溃。

〔轮船汽笛声。

“德摩斯梯尼”号拉的汽笛。

杰尔查文 德摩斯梯尼……著名的演说家……据说年轻的时候他口齿不清，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他嘴里含着小石子，在海岸上来回走，练习发言……做准备……多奇怪，虽然过了两千年，从这个激昂的希腊人身上也好象有根小链子通向我……

塔季扬娜 尤尔卡，你回到地上来吧。

杰尔查文 这就是永生。轮船在鸣汽笛，每天到岛上往返十次，旅客坐在船上，喝着啤酒，这也还是永生。

〔听得见一些年轻人在大声歌唱：

你好，叶莉扎薇塔阿姨，
我为这个而爱你，
又为这个又为那个
啊——再也没有别的！

塔季扬娜 大学生们从海滨浴场回来了。黑得跟鬼似的。
杰尔查文（突然搂住她）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死亡是
没有的。在自然界不存在死亡。它是老姑娘们杜撰出
来以破坏人们的情绪的。你自己说呢，难道我，一个健
壮如牛的人会忽然之间寿终正寝、烟消云散？就跟压
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手势）
多么荒唐！

〔娜佳跑来。她十七岁。〕

平庸之辈现在就要说：“你从哪儿来，可爱的孩子？”

娜佳 我以为都在这儿呢……

塔季扬娜 假如的确都在这儿，又怎么样呢？

娜佳 可是你们就两个人……

塔季扬娜 是两个人。你锁门了吗？

娜佳 好象锁了。

塔季扬娜 真是祸害！谁叫你来了？

娜佳 你想叫我走？

杰尔查文 我看，是的。

娜佳 我绝对不走。

塔季扬娜（不自然地笑着）娜杰日达！你是要长期的破坏

我的私生活吗？

娜佳 说不定是你在破坏我的私生活……

杰尔查文 塔尼娅，教育孩子只能用抚爱的办法。（模仿阿姨）“娜久莎，我们不能调皮捣蛋，我们要做听话的高尚的人，对吗？这是给你的糖，去吧，拜一拜^①……”

娜佳 上帝，大家全都这么蠢，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在装大人，还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他们这些人……装啊……装的……（跑下）

塔季扬娜 你知道吗，她在嫉妒。不过不知道——是在嫉妒我还是嫉妒你。

杰尔查文 这是恋人们的命运。在他们的路上总是有朋友，行人，妹妹……

〔音乐声很近了。〕

塔季扬娜 这是“德摩斯梯尼”号回来了。马上这里就要人群熙攘。

杰尔查文 而我们，正相反，就要在船上，在“德摩斯梯尼”号上漂荡，对吗？响亮的名字，飞快的速度，大海，旁若无人！（把手伸给她）

塔季扬娜 而我……胜过所有的人？说真话——是吗？

杰尔查文 那还有什么问题！

塔季扬娜 在全市吗？

杰尔查文 （慷慨地）全市，全国，全地球。

〔她把手伸给他，两人下。〕

^① 英语，再见。

2. 外省，你——储存天才的宝库

〔科斯坦涅茨基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深处是一张桌子，侧面的沙发床上留声机放着音乐——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布朗先生》。普拉托夫在摇发条，科斯坦涅茨基和塔季扬娜、杰尔查文和柳达在跳舞。叶连娜·米隆诺夫娜手提茶壶上。她停下来，望着儿子和塔尼亚。唱片发出咝咝声，停止了转动。〕

杰尔查文 （吻柳达的手）谢谢您。

柳德米拉 （不好意思起来）简直象在宫廷舞会上。

杰尔查文 宫廷舞会上也是用留声机伴奏的吗？

柳德米拉 得了……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杰尔查文 从过去的事物中可以借鉴，您作为历史系的学生，应当知道。

塔季扬娜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要帮您忙吗？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谢谢，塔纽莎，我已经忙完了。（低声地）您今天真漂亮，发式也恰到好处，非常成功。

塔季扬娜 您总是对我说些令人高兴的话。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整整她的领子）我多么高兴，格里沙成了医生，这是多么高尚多么人道的职业。

普拉托夫 （对杰尔查文和柳德米拉）你们还想放，还是已经厌倦了？（拿唱片）

杰尔查文 还放吧，你搞得很出色。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也许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喝喝茶？

〔科斯坦涅茨基的父亲——阿尔卡季·格里戈里耶维奇搓着手上场。〕

阿尔卡季·格里戈里耶维奇 人家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才喝茶的。我在他们那个岁数上，还空着肚子喝酒呢。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好象你在他们那个岁数上我还不能了解你似的。

阿尔卡季·格里戈里耶维奇 你到现在也还没有了解我。

〔门铃声。〕

有意思，会是谁呢，啊？（下）

柳德米拉 也许，是爸爸？……他要了你们家的地址……

〔普拉托夫噗哧笑出声来。〕

叶连娜·米隆诺夫娜 （不赞成地看了普拉托夫一眼）这表现了他的平易近人。

〔阿尔卡季·格里戈里耶维奇带着娜佳回来。〕

塔季扬娜 （出于意外而窘住）扶住我……

娜佳 格里沙，祝贺您生日，这是礼物。

科斯坦涅茨基 谢谢。嗨，是只海豚！惹人喜爱的东西。

娜佳 这是象征性的海豚，它跟您一样，沉默寡言。

塔季扬娜 你拿的海豚是我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干吗来？

娜佳 我在家里憋得慌。

塔季扬娜 叫你来了吗？